

目 录

粤辑 人生第一课

乡 愁	——	陈 瑶	(图)
古老的故事	——	马中原	(图)
挣脱死神	——	赵丽宏	(图)
贩	——	纪 杞	(图)
死是美丽的	——	张海迪	(图)
我现在所读的课程叫人生	——	他 他	(图)
平凡人生	——	宗皓	(图)
生命需要什么	——	燕敏	(图)
人生第一课	——	昭 华	(图)
舞曲依旧……	——	小聪	(图)
唤起那一份柔情	——	黎 敏	(图)
感谢生命	——	子影	(图)
人生的滋味	——	迟 迟	(图)

目 录

因为感激,我们彼此追忆	杨 军
有一天,我会想起爱情	辘 首
那一股渴念……	辘 惠忠
被搁浅的初恋	辘 头
让我爱你好不好?	辘 明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	辘 明
牵手的日子握住情缘	辘 雪
一颗善心	辘语堂

月辑 爱情的味道

走向那个日子	辘爱玲
红袖添香	辘 烛
第一次爱	辘天翔
美丽的假话	辘安云
绕过美丽的诱惑	辘 梦
冲 动	辘 刚
写不尽的爱恋读不完的情	辘建友
等待花季	辘 哲
给爱情安一把锁	辘洁明
淡淡的爱情 淡淡地来	辘 然
雾里看花	辘卫京
那年,你十七	辘苏红
那年我十八岁	辘 子
不随便言爱是一种明智	辘玉庭

读者精品

情 书	杨英杰	轲	缘
人生试金石	聂鼎钧	轲	缘
渴望单纯	范圣玺	轲	缘
为自己树一帧风景	韩定涛	轲	缘
人生九章	韩先圣	轲	缘
爱情的味道	韩玉庭	轲	缘
恋爱的季节	韩口洋子	轲	缘
冰雕火凤凰	韩思	轲	缘
温柔的怜悯	韩凌	轲	缘
心 壶	韩马攻	轲	缘
印	韩路	轲	缘
乐为凡人	韩献成	轲	缘
你到底要什么	韩可国	轲	缘

悦辑 灿烂一笑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韩国真	轲	缘
乡村生活	韩文君	轲	缘
交换地址	韩烛	轲	缘
情书美在情	韩相亭	轲	缘
再看一眼	韩勇	轲	缘
指点爱情	韩衍	轲	缘
美丽的风景在路上	韩人儿	轲	缘
玫瑰花瓣儿	韩姐	轲	缘
我不告诉她会知道吗？	韩春轲	轲	缘
一心开出美丽的花朵	韩祥伦	轲	缘

目 录

蔷薇的启示	轶玉庭 (圆源)
一片叶子拥有树	轶康延 (圆苑)
恋人有约	轶雾 (圆源)
情丝二缕	轶卫京 (圆藏)
一世浪漫	轶晓洁 (圆源)
爱情许愿沙	轶寒 (圆苑)
爱情细节	轶子 (圆圆)
爱情的蝴蝶	轶黎 (圆源)
那夜,金钱灼疼我的爱	轶子宏 (圆苑)
黄玫瑰的心	轶观富 (圆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轶也 (圆源)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轶洪武 (圆藏)
情人节的玫瑰 (外一篇)	轶勇 (圆藏)
柏林的玫瑰柏林的雪	轶磊 (圆源)
爱情如花	轶洪群 (圆苑)
与众生共命	轶幸蕙 (圆藏)
路 口	轶洁崇 (圆藏)

阅 辑 品 味 遗 憾

凡尘清唱	轶清玄 (圆苑)
听你一直到天明	轶德东 (圆圆)
莫问芳名	轶勇 (圆缘)
千万别再说永远	轶勇 (圆藏)
花不同果不同	轶叶 (圆圆)
自私的礼物	轶正 (圆源)

读者精品

书与失落的爱情	轲 杉 (圆德)
男人不妨做点傻事	轲 时安 (圆德)
美丽的孤独之花	轲 先圣 (圆德)
无可奈何花落去	轲 名 (圆德)
醉过,也哭过……	轲 再友 (圆德)
隐 私	轲 春军 (圆德)
始终是雾里看花	轲 海涵 (圆德)
感谢单相思	轲 水 (圆德)
明天你要远行	轲 明星 (圆德)
烛光里的初恋	轲 广存 (圆德)
你从鸟声中醒来	轲 令野 (圆德)
人生的抉择	轲 辉 (圆德)
水井和马灯	轲 牧 (圆德)
高贵之逝	轲 闲 (圆德)
握住时间的手	轲 荣新 (圆德)
品味遗憾	轲 玉庭 (圆德)
生命如歌	轲 明波 (圆德)
与生命的对话	轲 今 (圆德)
对自己说“不要紧”	轲 娅·贝特曼 (圆德)
生命的意义	轲 杰·冯·伊区 (圆德)

轲 辑 成功的人生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轲 壖 (圆德)
人生不售回程票	轲 玉庭 (圆德)
无须崇拜	轲 惠敏 (圆德)

· 缘 ·

目 录

轻视与尊重	——	轲 叶	《轲叶》
成功的人生	——	轲 皓	《轲皓》
竞争人生	——	轲大明	《轲大明》
柔韧人生	——	轲含冰	《轲含冰》
散淡的人生	——	轲 胜	《轲胜》
人生没有失败	——	轲建东	《轲建东》
启 程	——	轲晓柏	《轲晓柏》
握住日子的精彩与美丽	——	轲大明	《轲大明》
人生不是一个目的	——	轲东华	《轲东华》
送你一片叶子	——	轲华敏	《轲华敏》
伴我同行	——	轲 雨	《轲雨》

沉吟中，这才明白，我的乡愁不在大陆的任何一点上，而在大陆那整片的土地上！

乡 愁

◆ 琼 瑶

去年年底，“开放大陆探亲”的消息公布了。

这消息像一股温泉，乍然间从我心深处涌现，然后窜升到我四肢百脉，窜升到我的眼眶。我简直无法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我心底有个声音在喊着：

“猿年！猿年有多少月？多少天？猿年积压了多少乡愁，如今，可以把这些乡愁勾销了吗？”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是，陆陆续续有人回乡探亲了！这居然成了事实！我太兴奋了，和鑫涛计划着，我们也该去大陆探亲了，鑫涛去红十字会办手续，回来说：

“需要填三等亲的亲人名字和地址！”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弄不清“三等亲”包括哪些人，以及我们是否有这项“资格”。激动中，我冲口而出：

“故国的山，故国的水，故国的大地泥土，和我们算是几等亲？我们要探的亲，不止是‘人’呀！”

不过，我毕竟不需担忧，因为我和鑫涛分别都有

舅舅姨妈在大陆，所以，我们很顺利地办好了探亲护照。拿到护照的那一晚，我就失眠了，脑子里奔流着黄河，奔流着长江。不止长江黄河，还耸立着五岳和长城！鑫涛见我如此兴奋，忍不住提醒我说：

“大家都说大陆的生活很苦，旅行也不像想像中那么方便，至于亲人，经过 獠奔的隔阂，可能已经相见不相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考虑？我实在没有认真去考虑过。我只觉得乡愁像一张大网，已把我牢牢地网住。而且，当行期越来越近，我的乡愁就越来越深。我想，我这个人 and 别人是不大相同的。我有个朋友告诉我：

“我也离开大陆 獠奔，但是，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乡愁！”

这句话使我太惊奇了，我总认为，乡愁对于游子，就像一切人类的基本感情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不过，有的人来得强烈，有的人比较淡然。我，大概生来就属于感情强烈的一型。连我的“乡愁”，也比别人多几分！

计划回大陆的行程时，鑫涛问我：

“你到底要去哪些地方啊？第一站，是不是你的故乡湖南呢？”

我祖籍湖南，生在四川。童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是个颠沛流离的时代，童年的足迹，曾跋涉过大陆许多的省份。如今，再整理我这份千头万绪的乡愁时，竟不知那愁绪的顶端究竟在何处？是湖南？是四川？是长江？是黄河？是丝绸之路，还是故宫

北海？沉吟中，这才明白，我的乡愁不在大陆的任何一点上，而在大陆那整片的土地上！

“可是，你没有时间走遍大陆整片的土地啊！”鑫涛说，“我们排来排去，只可能去 瀛天！”

将近 瀛年的乡愁，却要用 瀛天来弥补。可能吗？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地方。湖南，湖南的亲人多已离散，家园中可能面目全非，不知怎的，我最怕面对的，竟是故乡湖南，这才了解古人“近乡情怯”的感觉。当我把这感觉告诉鑫涛时，他脱口而出地说：

“这也是我不敢回上海的原因！”

于是，我们把行程的第一站定在北京。北京，那儿是我父母相识相恋和结婚的地方 那儿是我祖母和外祖父母居住及去世的地方 那儿，是我历史课本上一再重复的地方 那儿，也是我在小说中、故事中所熟读的地方！那儿有“故都春梦”，有“京华烟云”！还有我那不成熟的——“六个梦”！

于是，我们动身，经香港，去北京。

谁能把古老的事物真的看得那么遥远呢？人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随时都会遇着这一类隐藏着的、古老的故事。

古老的故事

◆司马中原

最好是夜晚，我们同坐在山间的木屋里，四面都是高耸的森林。远在我们来到这世界之前，在拨开寒云也望不见月的年代，这些树便迎着风霜雨雪茁生了。人类的故事在它们听来算得上是古老的么？人的一生总是短暂的，李白的诗里有过这样的吟咏：“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唐代，梦也没梦过三重明镜，那时耀眼的铜盘，即使磨工再细，于今怕也斑驳如云，再也照不见过世的人的脸了。古人的白发，已化为秋风中的芦荻，投入以一丝远远遥遥的想像罢了。对于人类而言，所谓古老的故事，也只是短暂的古老吧？一些属于记忆的开端和感觉深处的事物，凡蒙上尘埃和诉诸回想的，勉强说得上古老了。如果那些事物的本身在人的感觉上还不够幽古，那么，把木屋变暗的板壁上的年轮，曾像当年磨铜镜的镜工一样，把你迟钝的感觉磨得敏锐起来，好像一只从窗外飞来的草虫，停落在板壁显示的年

轮间，缓缓爬动着，一年一年就那么快法，当草虫展翅飞进无边的夜色中去，你和我也许都已成为古老故事的一部分，由别的人谈论着了。

你或许有些很使人迷惘的经验，比如面对着比你年龄大上若干倍的器物，像一张变成深褐色的雕花木床，一枚生满铜绿的前代锈钱币，一幢在户型和装饰上都不同于今的屋宇，你会用感觉的触须探进那种已经消逝的时间里去追索和描摹，有时更会兴起泡沫般的出奇的异想。若干古老的故事，都是根植在那里，缓缓生长出来。

我们一面这样说着，姑且把它当做一个故事的楔子，然后缓缓地点起一枝蜡烛来，让烛火照亮我们的眼眉，你看见木屋里陈列着的那些古老的器物么？发暗的铜质烛台，染着斑斑的蜡泪，有多少枝烛光，在窗前的风里哭泣过？古老的雕花自鸣钟，滴答的赶着时间，它已经老得发出喘息的声音来了。

平常我们听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多半是由须眉皆白的老者讲述的，他们手捏着长长的烟杆，吧着，喷着，那些故事和他们的脸都裹在沉沉的烟雾里面，看来仿佛很不真切似的。但任何老人，都曾年轻过，梦过，爱过，像烛火一般的点燃过，器物也是一样，你如何能从一幅变成灰黄的画幅里，寻觅到当初它被绘成时的光泽呢？同样的，我们如花似梦的年龄，欢笑青春，也会随着波流的时间转暗，变成另一些古老的故事，这样说来，一切古老的事物都是自然的，绝无可嘲可蔑的成分。聪明的人，会嘲蔑到自己的

头上么？

当然是不会的，你们眼里亮着诚恳炽热的光采，会使我在述说时觉得安心些，我还不能算是老者，但至少，在生命的感觉上，有负荷很重的况味了。有人说，常梦见明天的人，都是年轻的，近年来，我常常梦见过去，那该是老化的象征，但我自认品尝经验，既宽慰又安然，若干古老的事物带给人的启悟是丰盈的。

前几年，多雨的冬夜，我从一份专谈弈事的杂志里，读过许多首属于回忆的诗，据说作者是个弈人，但我毋宁称他为诗人，他写的诗，意境高远而苍凉，这在现代人所写的传统诗里，算是极有分量的作品。我没见过作者，更不知他真实的名字，只知他诗里展现的寒冷的江岸，排空浊浪声，烟迷迷的远林，红彤彤的落日，在酒店的茅舍中，爱弈的主人把棋盘当成砧板，盘中不是棋子，而是片片鱼鳞。不久景象转变，呈现出细柳依墙，蔓草丛生的院落，如烟的春雨落着如同飘着，一对爱古玩字画、更爱弈事的年轻夫妇，曾将生活谱成诗章，转眼间，柳枯花落，变成历历的前尘，寒夜里独坐，听北风摇窗，独自拂拭，那况味岂非如浇愁的烈酒？！

一个落雨的春天，清明节前，我到墓场去祭扫一位逝去的友人的墓，看见一个满头斑白的老妇人，坐到她亡夫的坟前，身边放着一只篮子，篮里放着没织成的毛衣毛线，饭盒和水，她用一把家用的剪刀，细心地修剪墓顶的丛草。我好奇地留下来，看她从早

晨工作到傍晚，仿佛她不是在剪草，而是在修剪她自己的回忆……谁能把古老的事物真的看得那么遥远呢？人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随时都会遇着这一类隐藏着的、古老的故事。

另一个落雨的春暮，和一位深爱古老事物的女孩在大溪镇上漫步，看那条古趣的街道，参差的前朝留下的房舍，她说起童年时就在那儿上小学，放学时走过这条街，会呆呆地看老木匠雕刻桌椅和油漆木器，时间使老木匠换成新的年轻的木匠，而他们雕刻的云朵，龙凤和人物图案，仍然如昨，仿佛在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一条深深长长的河流相通着。

她撑着伞，带我去看一些更古老的，一家圯颓的宗祠，雕花的梁柱落在蔓草里，排列着一代代有显赫官衔的列祖列宗名字的石前，也半躺在湮荒的庭园中濯着雨，而崖下的大汉溪仍然流着，和从前一样地流着。她没有说话去诠释和肯定什么，她的笑容展在无边春雨中，染上一些春暮的悲凉……

更远一些时日，有位朋友告诉我 郊区有个卖烧饼的老人，他的妻子早就过世了，留给他一个男孩子，他一个人除了起早睡晚忙生意，还得父兼母职带他的孩子。日子飞驰而去，似箭非箭，至少在贫困中生活的人，感觉没那么快法，当那男孩子留学异邦时，卖烧饼的父亲的生命，已经在时间里燃烧尽了。孩子走后，每年也都来一两封信，告诉老父他成婚了，就业了，购车了，买屋子了……成家立业的风光都显在一册彩色的相簿上，而卖烧饼的老人死时，紧

紧地把那册照他梦想绘成的相簿抱在怀里，他的墓由谁去祭扫呢？

烛光摇曳着，我的声音当真有些苍凉沙哑么？说别人的事，实际上和自身的事有何差别呢？新鲜里含着古老，同样的，古老里也亮着新鲜，就那样参差罗列，相互映照，人生各面，不都是透明的镜子，能映出生命不同的容貌来么？前人常慨乎怀古，写出“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句子，那似乎太古远也太重情了，若能随手牵来，使古今融合为一，也许更使人获得一番领悟吧？

我梦想煮物架上的莲子粥，在煤灯焰舌上吟唱，恍惚中又听到自己童年脚步踏在楼板上的声音。

你们的第一首诗是怎样写成的呢？

也许，陷入绝境的人，如果不绝望，可以在一个关键的瞬间滋长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和力量。

挣脱死神

◆赵丽宏

消暑的最佳方式，莫如游泳。假如能到江河湖海中去一显身手，更令人心旷神怡。小时候最值得炫耀的壮举，是站在高高的桥头往苏州河里跳，等到从河底下钻出头来回望桥上，见桥栏后探出无数脑袋正往下看，便俨然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做这样的英雄，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从桥上跳下河去的人中，有的就再也没能活着上岸。好在我并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不过后来有一次水中历险，使我终生难忘。

那是 1969 年前的盛夏，那时我还是在崇明岛“插队落户”的知青。一天，我和一群青年农民到江边的一个工地上出民工，在烤人的烈日下挑土，又热又累，几乎喘不过气来。中午，吃完自带的冷饭，大家一起坐在高高的堤岸上休息。有人提议下水凉快一下，于是众人一哄而下。然而除了我，谁也不准备游泳，他们只是脱光了衣服在堤脚下洗澡。听说我准

备游出去，有人劝道：“这里水流急得很，别游远了！”我哪里管那么许多，猛划几下就游离了堤岸。

清凉浑黄的长江水，亲切地裹着我，托着我，推着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游得很远了。浩瀚无际的江天以它的辽阔和宁静在前方引诱我。我感到游得又轻松又潇洒，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回头看时，发现堤岸已经成了窄窄的一条细线，而堤岸上的人小得就像黑黝黝的蚂蚁了。该往回游了。

调转头来，只感到无声的江水铺天盖地向我涌来，我拼命游着，身体却并不向前。一阵巨大的恐惧顿时攫住了我 这是逆水！要返回堤岸，必须逆水游这么长一段路！小时候我曾在黄浦江里尝过逆水游泳的滋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只退不进。我非常清楚，自己已处在极危险的境地，如果不拼命游回去，只能被潮水无情地卷走。在这里，呼救也没有用，四望皆水，渺茫的江面上，连一片帆影也找不到。没有任何人会听见我的喊声。

游回去！游回去！不能莫名其妙地死在水里！我憋足气，发疯似地迎着逆水游起来，先是潜泳，然后是自由泳，身上的每一块肌腱、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地运动着。我发现，自己能够在强大的逆流中慢慢地往回游了。然而好景不长，手和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力不从心，很难再往前游。这时，多么希望能抓到一块木板、一根竹子，哪怕只是一根稻草！此刻，我经历着有生以来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场搏斗，一场孤立无援的搏斗，搏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是那么悬殊。

生和死,前者似乎正在离我远去,而后者,却迎面而来……

也许,陷入绝境的人,如果不绝望,可以在一个关键的瞬间滋长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和力量。我得到了这个瞬间!我一直无法明白,我怎么能在精疲力竭中逆流游出最后那 几厘米。当我的脚突然接触到坚实的沙土,摇晃着在水中站起来时,感觉如同死后复生。堤岸上的人们无动于衷地坐着看我,他们对我刚才的逆流历险一无所知,只以为我在轻松地戏水。只听见有一个人懒洋洋地在喊:“喂,水性不错嘛,游了这么多辰光。”

